

靖節先生集

靖節先生集卷之三

安化陶

澍集

詩五言

僧思悅曰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

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

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詩有題甲子

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

李本

十一首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

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

澤令

李本無中有乙巳歲三句但在官八十
言淵明以乙巳秋爲彭澤令

餘日卽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豈容晉末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本意世之好事者多尙舊說按李本好事者多尙舊說九字而直接下段秦少游嘗言宋初受命陶公自以祖侃晉世宰輔云云將思悅與復齊之言併爲一條後人莫辨爲誰語今從何本仍思悅原文而以復齋漫錄另列於後今故著於三卷之首以明五臣之失且祛來者之惑焉

復齋漫錄曰思悅云云秦少游嘗言宋初受命陶公自以曾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効而歸耕於潯陽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黃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然則少游魯直且尙惑於五臣之說他可知已

曾季狸曰陶淵明詩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說始於五臣注文選云爾後世遂仍其說治平中有虎邱寺僧思悅者獨辨其不然謂豈有宋未受禪恥事二姓哉思悅之言信

而有徵矣。謝枋得曰：五臣注文選，謂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後世仍其說，獨治平中僧思悅論陶集不然。曾裘父艇齋亦信其說，以余攷之，劉裕平桓元，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於裕。淵明賦歸去來辭，義熙元年也。至恭帝元二年禪宋，觀帝之言曰：桓氏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斯言，則劉氏自義熙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白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其末流。

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裘父殆不足以知之。

王應麟曰。左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

吳師道曰。予家淵明集十卷。後有陽休之序錄。宋丞相私記。及曾紘說。讀山海經誤句三條。乾道五年。林栗守州時所刊。第三卷首有思悅序。思悅者不知何人。今未有攷。但其所

言甚當而有未盡。且宋書南史皆云。自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李善注文選。亦引宋書云云。蓋自沈約李延壽皆然。李善亦引之。不獨五臣誤也。今攷陶文。惟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則書歲在辛亥。自祭文。則曰歲在丁卯。惟丁卯在宋元嘉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時。則所謂一時偶記者。信乎得之矣。

宋濂曰。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

人題讚于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故不必冥
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
題年號入宋之時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
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辨者今淵明集具在其
詩題甲子者始于庚子而訖于丙辰凡十有
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隆安元興義
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
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
爲何年必宋受晉禪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
書甲子耶其說蓋起于沈約宋書之誤而李

延壽南史五臣注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子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故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郎瑛曰。五臣注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恥事二姓。故以

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亦以爲然也。治平中虎邱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末禪宋之前二十年內輒恥事二姓而所作卽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但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後蔡采之碧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元篡位繼而劉裕秉政至

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爲晉，實則非也。故恭帝曰：桓元之時，晉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蓋淵明逆知末流必至草代，故所題云：云以子論之。若唐若宋，天下危而復安，常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唐韓偓之詩亦紀甲子，其後因全忠篡唐，人遂以爲有淵明之志。蔡說謬矣。惜思悅尙辨未至。若曰：二十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時，逆知卽題甲子，而永初元嘉之作，如贈長沙。

族祖王撫軍座中送客者反不題甲子何耶
至於述酒篇內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
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正指宋迫恭帝之事
又何不題甲子耶蓋偶爾題之後人偶爾類
之豈陶公之意耶因復辨之以足思悅之義
趙紹祖曰按汲古毛氏所刻摹蘇文忠手書
淵明集近丹徒魯太守子山銓來守寧國重
刻于郡齋余得一本其後有治平中思悅跋
其第三卷首云云前明宣城梅禹金所刊六
朝詩乘於淵明詩極推思悅之論爲是又宋

景濂集中有淵明像跋亦見及此而王漁洋
池北偶談引傅平叔辨其意亦同而漁洋盛
稱以爲前人所未發蓋未見思悅之論也余
謂淵明文章晉標年號宋書甲子宋書始爲
此說南史亦同自注惟晉書刪此語而李善取以注文
選五臣更引伸之卽如思悅之論亦非五臣
之失但沈約工詩旣去淵明不遠李善最博
未必耳食爲言此二公當非不見淵明集者
使淵明集中書甲子者僅此九首又皆在晉
時而無標晉年號者此亦開卷可得而何作

此言余意集中所書甲子年號轉相傳寫必
爲後人所刪去而此數首特刪之未盡耳注自

淵明未必首首題年號甲子不過于一年所
作之前題之如飲酒讀山海經使題云某年
某甲子飲酒讀山海經成何語耶此數首特
記一事故書甲子于題首而是歲中所標之
年號必在前矣後人刪而去之而此數首之
甲子以在題上故不刪此情理自然可想而
知者未可便以爲宋書文選注之失也若後

人習用舊說陳陳相因誠不免爲思悅所譏
而黃魯直詩甲子不數義熙前與注不合其
用意更晦至謝疊山謂劉裕自庚子得政淵
明書甲子始此蓋逆知其末流所必至此固

強爲之說。而何義門欲改文選注。以爲當云
自永初以來不書甲子。鑿空爲說。尤可笑也。
謝按。晉標年號。宋唯甲子之說。自沈約著於
宋書。而李延壽南史。李善文選注。相承無異。
五臣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猶約說也。
至宋僧思悅始創新論。謂詩中並無標晉年
號者。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豈容晉末
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
子。以取異哉。由是王復齋。曾季狸。吳師道。宋
景濂。郎仁寶。諸人起而和之。而先生之隱衷。

與史氏之特筆幾爲所汨。此所謂以不狂爲狂也。按北齊陽休之序錄言先生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是昭明之前先生集已行世。五柳傳云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則其集必有自定之本可知。約去先生僅十餘年。必親見先生自定之本可知。竊意自定之本其目以編年爲序。而所謂或書年號或僅書甲子者乃

皆見於目錄中。故約作宋書。特爲發其微趣。宋元獻私記云。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本不同。有八卷者。卽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錄者目錄也。是先生集必自有錄一卷。而沈約云文章皆題歲月者。當是據錄之體例爲言。至唐初其錄尙在。故李善等依以作注。後乃亡之。遂凌亂失序。無從校勘耳。假令先生原集義熙以前。

亦止書甲子。永初以後或併紀年號。休文無
端造爲此說。則當時之人皆可取陶集核對
以斥其非。豈有厯齊梁陳隋俱習焉不察。李
延壽反采入南史。李善又取爲選注哉。休之
謂昭明編錄有體次第可尋。竊意昭明自加
搜校。必依先生自定之目。一以編年爲序。若
如今本孰能尋其次第。思悅等但據題上所
有甲子爲說。不知今集自庚子至丙辰十七
年詩止數首。而壬寅甲辰丙午丁未辛亥壬
子癸丑甲寅乙卯等年俱無一篇。辛丑遊斜

川詩轉不在編年之內其非舊次亦可見矣。余門人趙紹祖謂先生未必首首題年號甲子。不過于一年所作之前題之。而阻風赴假等詩。蓋偶書甲子於題首。後人刪其每歲所標之甲子。而此數首甲子以在題上故不刪。其說近是。若宋景濂謂先生清節不待書甲子而後見。則似未審所爭。書不書者非甲子。乃晉宋之年號也。不書宋號。正孤臣惓惓故朝託空文以見志者。王厚齋謂與箕子稱殷祀陳咸用漢臘同意。真先生曠代知己異說。

紛紛可以息其喙矣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文選曲阿下有作字各本無

吳仁傑年譜以此詩爲庚子年作其說曰曲阿今丹陽縣也本傳爲鎮軍建威參軍按晉官制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置屬掾非兼官也。以詩題考之先生蓋于此年作鎮軍參軍至乙巳作建威參軍史從省文耳。文選此詩李善注云宋武帝行鎮軍將軍按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辟者善注引用未識何據鎮軍未詳何人此詩在隆安四年五月以前所作本集編次多先後不倫今旣以四言居首姑依舊序不復更定云。謝按是時鎮京口者劉牢之也此詩作在庚子前說具年譜。謝又按仁和孫志祖頤谷所輯文選李注補正云題注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補正曰趙云按本集此題上著始作二字則在爲建威參軍之前矣未篇從都還詩題著庚子歲三

字則此為隆安三年己亥矣。鎮軍雖莫考為何人。然此年劉裕才參劉牢之軍事。至元興三年始行鎮軍將軍事。題注非也。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

如。吳師道曰。自何晏注論語以空為虛無。意本莊子。前儒多從之。朱子以回賜屢空。貨殖對言。故

以空置釋之。今此以被褐對屢空。又飲酒詩。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老。以

屢空對長飢。朱子時來苟冥。文選會宛。鸞憩通衢之意。正與之合。作宜。

各本作婉變。此從文選作宛。鸞李善注。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息于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投

策命晨裝。文選作旅。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絲絲歸

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各本作陟。千里餘目倦川

文選作脩。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

李善注言魚鳥咸得其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
所而已。獨違其性也。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李善注班固幽通賦終
所廬湯注班賦求幽貞之所廬吳注張伯起曰真
元默也此理久在宵衿誰謂形迹能拘之哉憑化
遷所謂與時推移即赴鎮軍參軍然終當返故廬
耳言出非所樂也何孟春曰靖節初以家貧親老
不得已而仕
故其言如此

羅大經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
朝軒冕時要使山林之念不忘乃為勝耳淵明
望雲慙高鳥四句似此胷襟豈為外榮所點染
哉山谷曰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
亦此意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

字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

本作再喜見友于李注洪駒父云以兄弟為友于

親表今之否隔友于同憂以鼓棹路崎曲指景限

西隅何注潘安仁賦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

風負我心府君傳云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凱風

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漢衡方碑感鄴人之凱風悼

蓼莪之勤劬又漢明帝賜東平王詔曰今送光烈

皇太后衣巾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趙

岐孟子注凱風言母心不悅也是親之過小也此

皆用齊魯韓三家古義無不安戢柵守窮湖李注

其室之說先生詩亦三家義也戢柵守窮湖李注

制切惜也。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近瞻

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

期。李注：巽，順也。坎，險也。或曰：巽，風也。坎，水也。言道

路行役之艱難。何曰：坎，巽以代風水。避下連用

風浪字也。崩浪聒天響。李注：聒，喧語也。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

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

有幾。縱心復何疑。李注：趙泉山曰：二詩皆直敘歸

士子云：能參得此一詩透，則今日所謂舉業與

夫他日所謂功名富貴者，皆不必經心可也。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各本作塗中此

从文選：李善注：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

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李公

煥本下流一百一
十里作五十里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李注是時淵明年三十
七中閒除癸巳為州祭

酒乙未距庚子參鎮軍事三十載家居矣謝詩書
按先生始作參軍非乙未歲說具年譜攷異

敦宿好林園無世情此各本作文選
情如何舍此去遙

遙至西荆李善注西荆州也時京都
在東叩棟新

秋月文選作
親月船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

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李善注說文通
白曰晶晶明也懷役

不遑寐中宵尙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李
善

注淮南子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
憐然而悟許慎

曰甯武衛人聞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
聲也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

善自名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李本有
二首字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
免。夙晨裝吾駕。啟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冷風送
餘善。焦毛諸本云一作鳥弄新節冷風送餘寒善
必中央師爲冷風高秀注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
夫決也必于苗中央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又
莊子逍遙遊列子御寒竹被荒蹊地爲罕人遠是
風而行冷然善也
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卽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何焯曰。自詭通識而至喪節。乃吾所羞也。正言若
反。黃文煥曰。躬耕之內。節義身名皆可以自全。縱
不能爲顏子。亦不失
爲丈人。此其所保也。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心

焦本作患。各本作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

遠風良苗亦懷新。李注東坡曰平疇二句非古之

之世農亦不識此語之妙。何注道山清話子瞻一

日在學士院閒坐。命左右取紙書平疇二句大小

楷行草凡七八紙。連歎息稱好。散于左右。給事張

表臣曰東坡云僕居田中稼穡是力。夏秋之交

稍早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禾黍競秀。濯

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雖未

量歲功。卽事多所欣。何注劉履曰先生既能忘其

此何憂。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

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何注劉履曰

之中躬耕樂道。非若後世徒爲豐積者。此靖節自樂。
辛丑歲七月於鎮軍幕赴假還後日以耕稼自樂

及賦此詩以懷古命題意有在矣觀其日久而歸壺漿相勞之後而又長吟以掩柴門氣象悠然殆非言語可得而形容也

黃文煥曰長吟者非真自棄於隴畝也不得不聊爲之胷中道德經濟之懷豈易向人道哉沃儀仲曰寄託原不在農借此以保吾真聊爲隴畝民卽簡兮萬舞之意所謂醉翁意不在酒也

何焯曰瞻望難逮謂道不可行聊爲農以沒世也雖未量歲功仍不一於憂貧故言近旨遠行者無問津蓋寓遯世之意二篇發端皆自言躬

耕非始志，下半篇則申時不可為不事伯朝之本趣。

吳瞻泰曰：題曰懷古田舍，故二首俱是懷古之論。前首荷蓀丈人次首沮溺，皆田舍之可懷者也。古來唯孔顏安貧樂道，不屑耕稼，然而邈不可追，則不如實踐隴畝之能保其真也。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荆扉晝長

閑。李注：閑必結切。閑，按章淵稿簡贅筆曰：顏延年贈王太常詩：郊扉晝長閑。開音龍，此作閑，字

異義。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湯本云：雪傾耳無希。

閑。李注：閑必結切。閑，按章淵稿簡贅筆曰：顏延年贈王太常詩：郊扉晝長閑。開音龍，此作閑，字

聲在。目。皓。已。潔。李本云潔或作結。經大經曰此字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此

者莫能加也。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字中了。

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

謬。焦本云宋本作謬一作深。非何校宣和本亦作謬。得固窮節。平津苟不

由。李注漢元朔中武帝詔封公孫宏為平津侯。栖遲詎為拙。寄意一言

外。茲契誰能別。

黃江詩話曰。是年十一月。桓元稱帝。著眼年月。

方知文字之外所具甚多。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宋書按。

曰錢谿江岸最狹。胡三省通鑑注。新唐書地理志。宣州南陵縣有梅根。監錢官。宋書。陳慶

軍至錢谿軍于梅根蓋今之梅根港也以有
置錢監故謂之錢谿是時建威將軍劉敬宣

說詳
年譜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

何注好如今晨夕看山
人言好是意

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颺矯雲翮眷彼品

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

湯本云一作余亦

何爲者勉勵從

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園日夢想安得

久離析

湯本云一作拆

終懷在壑

從何校宣和本作壑舟
各本作歸云一作壑

諒哉宜

湯本云一作負霜柏

趙泉山曰此詩大旨慶遇安帝光復大業不失

舊物也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

綠君亭本云一作上京亦有移家詩居不一

何注或曰上京即栗里原公前有迹處曰上京

處也朱子語錄廬山有淵明古迹處曰上京

集作京今士人作荆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

淵明醉卧其上名淵明醉石按廬山記淵明嘗醉眠其

栗里兩山間有大石可坐十數人淵明嘗醉眠其

上名曰醉石上京栗里蓋近在一處也

志南康城西七里玉京山亦名上京

有淵明故居其詩曰疇昔家上京即此

載去還歸參軍由參軍為彭澤遂棄官歸是歲乙

巳故云六載趙泉山曰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

載韓說蓋誤吳瞻泰曰鎮軍建威皆晉時治軍之

官公庚子歲作鎮軍參軍非建威也子蒼誤注泉

山亦未考實澍按先生始作參軍蓋在巳亥至甲

辰正六年去還歸者謂以巳亥出庚子假還辛丑

再還甲辰服闋又為本州建威參軍去而歸歸而

復去故曰六載去還歸也此詩作于乙巳始還舊
居故曰今日始復來斗南泉山均考之未審說具
譜年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
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
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湯本云常恐大
化盡氣力不及衰陳祚明日人所慮者衰孰撥湯
云一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知有不及衰者所感更深本

查慎行曰朱子在南康與崔嘉彥書云前日出
山在上京坡遇雨中屐沾溼據此則上京乃坡
名也王漁洋北歸志云往開先寺出建昌門數
里過玉京山陶詩所云疇昔家上京卽此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湯本云林一作生

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

亭亭月將圓。李注亭亭高也果菜湯本云一作藥始復生。驚鳥尚

未還。中宵竚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介。何校宣和

本作介焦本云宋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

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何焯曰形骸猶外而泥華軒所

以遺宇都盡而孤介一念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

田。何注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鼓腹無所思。

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各本作西園从湯本

焦本何校宣
和本作我園

李注按靖節舊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
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于南里之南村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

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留焦本云宋本作留一

非作歸響叢焦本云一作燕非雁鳴雲霄萬化相尋異各本作釋

和本何校宣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湯本云一

令作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

以永今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何注西田即

人生歸有道。何注歸起也衣食固其端。何注事孰是都

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

肆微勤。日入負耒。焦本云一作禾非還山中饒霜露。風氣

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湯本

作疲。庶無異患。子澍按四體二語即龐德公率妻

已。危我獨貽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焦本云一作顏遙

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何焯曰本非沮溺之徒而

乃若與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歎。之符也

李注觀此詩知元亮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蕭

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何注劉履曰。此與前歸園田種豆南山下詩意相表裏。

譚元春曰。每讀陶公真實本分語。覺不事生產人。反是俗根未脫。故作清高。

沈德潛曰。移居詩云。衣食終須紀。力耕不吾欺。此云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又曰。貧居依稼穡。自勉勉人。每在耕稼。先生異於晉人在此。莫江詩話曰。是年六月。宋武受黃鉞。當于言外會其微意。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

李注。潁。蘇困切。

田舍穫。

貧居依稼穡湯本云一作事耕稼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

湯注楊惲書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

諧飢者歡初飽束帶候湯本云一作侯鳴雞揚楫越平湖

汎隨清壑迴鬱鬱湯本云一作嶠嶠荒山裏猿聲閑且哀

悲風愛靜夜吳注王棠曰靜夜風聲更清有林鳥

喜晨開日余作此來三四星火積何注漢書心爲火仲秋火西流

陽氣衰也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蓀翁聊得

從君棲李注蔡寬夫曰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

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

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爲工

文氣安得不卑弱惟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俗

拘忌故栖字與乖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

以勝之謝案蔡氏此條論韻甚淺四聲起於沈約

淵明時尚未有古
人工拙正不在是

鍾伯敬曰陶公山水友朋之樂卽從田園耕鑿
中一段憂勤討出不別作曠達所以爲眞曠達
也

飲酒

并序○李本
有二十首字

余閒居寡歡兼比

湯本云
一作秋

夜已長偶有名

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

東坡曰
孔文舉

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
語甚得酒中趣及見陶公云偶有名酒無
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
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既醉之後輒題數

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

之以爲歡笑爾

何注劉履曰靖節退歸之後世變日甚故每得酒

飲必盡醉賦詩自娛此目黎所謂有託而迷焉者也黃江詩話曰此二十首當是晉宋易代之際借飲酒以寓言驟讀之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其之

李注黃山谷曰此二句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

少語言盡得此理

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

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謂東陵瓜何注劉履曰平不事二姓甘分田野故靖節託以自

況其旨微矣

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

會焦本云一作趣非

逝將不復疑忽與一樽酒日夕歡相

持何焯曰先世宰輔故以邵平自比平可遊鄴侯之門元亮何妨飲王宏之酒在我觸然不滓則

衰榮各適而

不相疑也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立空

言。

各本作空立言。从汲古閣本作立空言。

九十行帶索。飢寒泥當年。

何注。列子。榮啟期行乎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之。行年已九十矣。李注。詩。眼曰。近世名

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

賤目。則爲解曰。榮啟期事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

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

若淵明意謂至于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至于長

老。其飢寒艱苦宜何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悲也。此

所謂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

虛設。何焯曰。當年壯年也。今都下語猶爾。言老彌

戒得。則壯盛之厲節可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

黃文煥曰。惜情以爲別用。不用之于道也。

有

酒不肯飲。但願

一作願。

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

一生一生復能幾候如流電驚綠君亭本云一鼎

鼎一作訂百年內持此欲何成何注劉履曰大道久

性保真而徒戀世榮一生能幾乃不速悟何所成

其名乎黃江詩話曰此首是何等見地魏晉六朝

人視易代如逆旅而務弋世俗之浮名不知類

耳欲成者全節以合道也言之無迹所以超也

栖栖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

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焦本作厲響思清因

值孤生松歛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

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李注趙泉山曰此詩譏

宋麗于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

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文選見作望東坡曰采菊之次偶然見山

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泯滅于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能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二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胡仔荅溪漁隱叢話雞肋集曰詩以一字論工拙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公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俗本作望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于山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見南山者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閒而累遠未可于文字精粗間求之李注王荆公曰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句敬齋云前輩有佳句初未之知後人尋繹出來始見其工如淵明悠然見南山方在籬間把菊時安知其高老杜佳句最多尤不自知也如是則撞破烟樓手段豈能有得耶蔡寬夫曰俗本多以見爲望字若爾便有褻裳濡足之態矣一字之誤害理如此復齋漫錄曰東坡以元亮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爲望子觀樂天效淵明詩曰

時傾一壺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唯
韋蘇州答裴稅詩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真
得淵明詩意吳荅曰見改爲望神氣索然固已但
以樂天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爲流俗之失此
却不然如淵明采菊之次原無意于山乃忽見山
所以爲妙若對山飲酒何不可云望而必云見耶
且如其言剿說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
雷同有何妙處

真意欲辨已忘言李注張九成曰此卽淵明畎畝不忘君之意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

毀三季多此事湯注漢敘傳三季之後注云三代之末也達士湯本云一作人

似不爾咄咄俗中愚焦本云宋本作愚一作惡非且當從黃綺

湯注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士皆以乘時自奮爲賢吾知從黃綺而已世俗之是非譽毀非所計也
吳注汪洪度曰當時改節乘時者必任意爲是非毀譽自達人觀之無是非也直俗中愚耳故決意

從黃綺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李善注。文字集畧曰。裛。全衣香也。然露全花亦

謂之裛也。毛萇詩傳曰。掇。拾也。李注。裛於汲切。掇都奪切。

汎汎此忘憂物。

李善注。潘岳秋

與賦。汎流英於清遠。我遺。

文選作達。一作違。

世情。

一觴雖

醴似浮萍之隨波。

遠我遺。

文選作達。一作違。

世情。

一觴雖

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

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李注。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菊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之

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花不足當此。一佳字。然通篇

寓意高遠。皆由菊而發耳。艮齋曰。秋菊有佳色。一

語。洗盡古今塵俗氣。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爲得此

生。則見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韓子蒼曰。余嘗謂

古人寄懷于物而無所好。然後爲達。況淵明之真

其于黃花。直寓意爾。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

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

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奇。一作姿。疑霜殄異類。卓然

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一作知。提壺挂何

作撫寒柯。遠望時復為。澗按此倒句言時復為遠望也。吾生夢幻

間。何事繼塵羈。吳注此借孤松為已寫照。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湯注顛衣倒裳本太元。問子為誰

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縑縷茅

簷下。未足為高栖。一作湯本云。世皆尚同。願君汨其

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

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何注楚辭世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

揚其波李注趙泉山曰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故作此篇趙氏注杜甫宿羌村第二首云一篇之中

賓主既具問答了然可以比淵明此首莫江詩話曰此必當時顯有以先生不仕宋而勸駕者故有不足為高栖云云結語斬然中有不忍言持不可明言耳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何注劉履曰指曲阿而

海郡謝按宋書州郡志晉元帝初割吳郡海虞縣

之北境為東海郡立郟朐利城沉其三縣劉牢之

討孫恩濟浙江恩懼逃于海後恩浮海奄至京口

牢之在山陰率大衆還恩走郁洲今海州之雲臺

山即郁洲乃朐縣地先生參牢之軍道路迴且長

事蓋嘗從討恩至東海故追述之也

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

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李注趙

此篇述其為貧而仕莫江詩話曰賦

歸而託言風波則不僅為折腰明矣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

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

爲好。何注此淵明不慕身後名也。張季鷹云。客養

千金軀。臨化消其寶。李注東坡曰。寶不過軀。軀化

吾不裸葬。何必惡。李注前漢楊王孫臨終。令其子

信也。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則爲

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人。當解意。注

顏榮皆非希身後名。正以自遂其志耳。保千金之

軀者。亦終歸于盡。則裸葬亦未可非也。或曰。前八

句言名不足賴。後四句言身不足惜。淵明解處。正在身名之外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

有三。一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嘯傲

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

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蓋摘章繪句，嘲風弄月，雖工何補？若知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長公會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

辭。李注：張釋之子張摯，字長公，官至大。仲理歸大

澤高風始在。焦本云：一。茲爲郡文學掾，志乖于時。

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一往便當已，何爲復狐

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

所之。何注：長公仲理皆勇退者，公以自決如此。黃

江詩話曰：此言義不當復出，却不明言，所以

不出結語，可思。世俗悠悠非榮則利，岐路之惑多由此也。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異境。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湯法醒者與世討分曉而醉者頽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沈冥之逃者故以醒為愚而以兀傲為穎耳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炳焦本云宋本作炳獨何

何焯曰。張睢陽有言。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不明大義。則醒者何必愈于醉也。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湯本云一作咄咄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湯本云一作固

多味。李注：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畧矣。石林詩話曰：晉人多喜飲酒，有至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艱，人各懼禍，惟託于醉，可以粗遠世故耳。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

李注：灌木，叢木也。

班班有翔鳥。

寂寂無行迹，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

逼。

焦本云：宋本作從過。

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

惜。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

湯本

自無成，竟抱固窮

各本作固窮，湯本作焦，本作窮苦。

節飢寒飽所更。

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

鳴

何焯曰謂不見治平也陳祚明曰望雞鳴是何旨甯戚所歎漫漫也

孟公不在茲

終以翳吾情

李注前漢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何注方言翳夢也郭璞謂

也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

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

良弓

湯注蘭薰非清風不能別賢者出處之致亦待知者知耳淵明在彭澤日有悵然慷慨深

愧平生之語所謂失故路也惟其任道而不牽于俗故卒能回車復路云耳鳥盡弓藏蓋借昔人去國之語以喻已歸田之志黃江詩話曰非經喪亂君子之守不見寓意甚深覺悟念還傅亮謝晦輩不知也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

惑李注楊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好事者載酒殷從游學觴來爲之盡是諮

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

嘗失顯默何注董仲舒傳魯君問柳下惠以伐齊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

哉湯注此篇蓋託子雲以自況故以柳下惠事終之五柳先生傳云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

置酒招之造飲輒盡何焯曰有時不肯言者可得而親不可得而雜所以待王顏輩也謝按載醪不

却聊混迹于子雲伐國不對實希風于柳下蓋子雲剝秦美新正由未識不對伐國之義必如柳下

方爲仁者之用心方爲不失顯默耳此先生志節皦然卽寓于和光同塵之內所以爲道合中庸也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本湯

云一作故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

拂衣焦本云一作終死歸田里顧炎武曰二句用方望辭隗器書雖

懷介然之節欲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吳注國語蓄力

一紀韋昭曰一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湯注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復一紀則賦此飲

酒當是義熙十二年間何注陶公以癸巳為州祭酒是而立年也庚子參鎮軍事乙巳參建威軍

為彭澤令而歸距癸巳年正當一紀此詩正此時作舊注非也前詩行行向不惑亦是謂四十時耳

世路廓悠悠楊朱焦本云一作生非所以止李注淮南說林訓楊子見

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雖無揮金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聞人俠曰揮

事李注文選張協詠二濁酒聊可恃金用景陽句

正與飲酒歸田相關陳

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李注彌縫

使其淳黃文煥曰彌縫二字道盡孔鳳鳥雖不至氏苦心決裂多端彌縫費手

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

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湯注諸

謂漢初伏生諸人退之所謂羣儒區區脩補者劉歆移太常書亦可見如何絕世下

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湯注不見

自託于沮溺而歎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何注

世無孔子徒也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李注東坡曰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

人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

醒時語此最名言何注劉履曰西山真氏謂淵明

之學自經術中來今觀此詩所述蓋亦可見況能

剛制于酒雖快飲至醉猶自警飭而出語有度如此其賢于人遠矣哉。

羅願曰。魏晉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

緊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爲此將以淳之耶
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已審矣

李光地曰元亮詩有杜韓不到處其語氣似未
說明義蘊已包涵在內如羲農去我久一首識
見超出尋常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亡而
大義乖老莊之學果兆焚坑之禍不知詩書所
以明民非愚民也何罪而至此漢之伏生殷勤
辛苦存此六籍如何至今又不以此爲事終日
馳驅於名利之場不見有問津於此者下遂接
飲酒上說其接酒說者彼何等時元亮尙敢講

學立教自標榜耶。但恨二句。又謙謂吾之行事
謬誤。于詩書禮樂者。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非
得已也。謝靈運鮑明遠之徒。稍見才華。無一免
者。可以觀矣。

何焯曰。安溪先生云。退之以陶公未能平其心。
蓋有託而逃者。且悲公之不遇聖人。無以自樂。
而徒麴蘖之託。昏冥之逃也。其論正矣。然謂感
激而未能平其心。則自古夷齊之侶。何獨不然。
謂其無得於聖人。而以酒自樂。則其視陶公已
淺矣。觀飲酒詩第十六章。第二十章。恐公之希

聖不在韓公下也。此與阮籍輩奈何同日而語其不曰樂聖而曰樂酒則其寓言固自有出當晉宋易代之間士罕完節況公乃宰輔子孫無所逃名乎。稍以才華著便恐不免況以德名自樹乎。隱居放言而聖人有取焉。惟其時也。觀謝靈運亦以元勳之裔縱其才氣殺身於無名則公之所處合於聖人之道超然尙矣。

沈德潛曰爲事誠殷勤五字道盡漢儒訓詁末段忽然接入飲酒此正是古人神化處晉人詩曠達者徵引老莊繁縟者徵引班揚而先生專

用論語。漢人以下。宋人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先生也。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懽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始覺止爲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浹。李注。山海經云。照齒之北。日暘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郭璞云。扶木扶桑也。清顏止病容。湯本云。奚止千萬祀。李注。胡仔曰。坐止高蔭下。一作客。奚止千萬祀。句。余反覆味之。然後知淵明。

之用意非獨止酒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于樹蔭之下則廣厦華堂吾何羨焉步止于華門之裏則朝市聲利吾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為也淵明此詩正言若此四者止之久矣所未止者酒耳故歷敘此四止而繼之以平生不止酒之語胡乃謂者皆欲止之抑何見之晚乎

述酒

儀狄造杜康潤色之湯注舊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

意諸本如此誤黃庭堅曰述酒一篇蓋闕此篇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罌授張偉使酖帝偉自飲而卒繼又令丘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賦子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為零

陵哀詩也。因疏其可曉者，以發此老未白之忠憤。昔蘇子讀述史九章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豈虛言哉？又曰：儀狄杜康乃自注，故為疑詞耳。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

分。素礫晶脩渚。南嶽無餘雲。湯注：司馬氏出重黎

國雖未末，而勢之分崩久矣。至于今，則典午之氣

數遂盡也。素礫未詳。脩渚疑指江陵。又補注：晉元

帝即位，詔曰：遂登壇南嶽，受終文祖。吳師道曰：以

離為黎，則是陶公故訛其字，以相亂。離南也。午也。

重離典午再造也。止作晉南渡說，自通書我則鳴

鳥不聞。陶正用此鳥指鳳皇，此謂南渡之初，一時

諸賢猶盛也。礫小石。脩渚長江。指江左。晶顯也。此

承首句。離照字言。素礫顯於江渚，其微已甚。至南

嶽無餘雲，則氣數全盡矣。謝按：鳴鳥聲相聞，句蓋

用楚辭恐鵲鵲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月

令仲夏之月，鵲始鳴，鳴則衆芳皆歇，易通卦驗：豫

博勞常以夏至應陰而鳴。吳引鳴鳥不聞，似非。

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

湯注

義熙元年裕以匡復功封豫章郡公重華謂

恭帝

禪宋也裕既建國晉帝以天下讓而猶不免

于弒

此所以流淚抱歎夜耿耿而達曙也又按義

熙十二年

丙辰裕始改封宋公後以宋公受禪故

詩言其舊封而無所嫌也吳師道曰湯注重華謂

恭帝禪宋也愚謂恭帝封零陵王舜冢在零陵九

疑故云爾裕實篡弒

神州獻嘉粟西靈本作零

陶公豈肯以禪目之

四年鞏縣人獻嘉禾裕以獻

為我駟

帝帝以歸于裕西靈當作四靈裕受禪文

有四靈效徵之語二句言

諸梁董師旅芋各本作

裕假符瑞以奸大位也

勝喪其身湯注沈諸梁葉

黃山谷云羊勝當是羊

勝白公也今從之勝喪其身公也殺白公勝

此言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羊當作芋而梁孝

王亦有羊勝之事或故以二事相亂使人不覺也

黃文煥曰白公欲篡弒賴葉公誅之

山陽歸下國

楚卒以存今之為葉公者何人乎

以牧為樂樂至君退常
云以牧為善而不整
樂為君也

成名猶不勤

湯注魏降漢獻為山陽公而卒弑之
諡法不勤成名曰靈古之人主不善

終者有靈若厲之號此正指零陵先廢而後弑也

曰猶不勤哀怨之詞也黃文煥曰魏降獻帝為山

陽公閱十餘年善終而零陵乃以次年掩弑裕之

視不倍忍矣樹按山陽即謂零陵山陽已歸下國

矣而猶不免於弑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湯注

極憤裕之忍也

侯師事卜子夏此借之以言魏文帝也安樂公劉

禪也不既纂漢則安樂不得為君矣黃文煥曰此

用莊子牧乎君乎之語為天子而不自保其身即

求為人牧亦何可得自卜此生者寧以牧為安樂

而不願平王蒼本舊作生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

為君也

陵湯本云甫云育三趾顯奇文湯注裕廢帝而遷

一作陽

京也峽中未詳雙陵當是言安恭二帝陵三趾似

謂鼎移于四句難盡通吳注程元愈曰班固幽

通賦云黎淳耀于高辛今芊彊大于南紀羸取威

于百儀今姜本枝于三趾李善注姜齊姓趾禮也

齊伯夷之後伯夷嘗典三禮竊意雙陵卽二陵以
姜對羸謂齊秦興于平王東遷之後猶知尊王而
東晉竟爲裕所滅不復能爲東也語意隱而憤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

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湯注王子晉好吹笙此託言晉也朱公者陶也

意古刊有朱公脩練之事此特托言陶耳晉運既

道日月中翔河汾日中午也裕以元熙峨峨西

二年六月廢帝故詩序夏徂秋亦寓意云

作四顧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

等倫湯注西嶺當指恭帝所藏帝年三十六而逝此但言其藏之固而壽夭置不必論無可柰

何之辭也夫淵明之歸田本以避易代之事而未

嘗正言之至此則主弑國亡其痛疾深矣雖不敢

言而亦不可不言故若是乎辭之庾也嗚呼悲夫

吳師道曰愚嘗讀離騷見屈子閔宗國之阽危悲

身命之將隕而其賦遠遊之篇曰仍羽人于丹邱

留不死之舊鄉起無爲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乃

欲製形鍊魄排空御風浮游入極後天而終原雖
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弑國亡而未言游
仙修鍊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殤非倫贊其君極
其尊愛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倏滅于天地之
間者何足道哉陶公胷次冲澹和平而忠憤激烈
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善之論屈子有
曰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
樂天也吾于陶公亦云

李注黃山谷曰此篇有其辭而亡其義似是讀
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韓子蒼曰余反覆之
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
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
舊京之語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
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

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趙泉
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
裕迫帝禪位旣而廢帝爲零陵王明年九月潛
行弑逆故靖節詩中引用漢獻事今推子蒼意
考其退休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
不欲顯斥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述酒飲酒擬
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漫奧不可指摘今於
各篇姑見其一二句警要者餘章自可意逆也
如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此豈述酒語耶三
季多此事慷慨爭此場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

有在矣。類之風雅無媿。誅稱靖節道必懷邦。劉良注懷邦者。不忘於國。故無爲子曰。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澍按述酒詩自韓子蒼湯東澗發其端。而詞意未悉。至以羊勝爲梁孝王羊勝之事。以卜生善斯收爲魏文侯事。卜子夏皆牽附無義。不如黃文煥注爲善。至平王去舊京以下。則注家無一得其意者。蓋自篇首重離照南陸。至重華固靈墳。此述晉室南渡之後。偏安江左。浸以式微。素礫鼎脩渚。卽子美所謂渚清沙白。以喻偏安江左。氣象蕭颯也。至零陵而王氣

遂盡

南嶽無餘雲。謂零陵也。零陵在衡湘間。故以南嶽爲言。

纂弒以成敘

述明顯。流淚抱中歎以下。乃再三反覆以痛之。神州嘉粟西靈我馴。此用穆天子傳西王母諸國獻禾獻芻諸事。謂西晉全盛時。五胡未亂。四夷賓服也。今不可見矣。次則辛勝亂楚而沈諸梁董師復之。謂東晉初有王敦蘇峻之亂。卽有陶侃溫嶠之功。國猶有人也。今亦不可見矣。又下則山陽禪魏。猶獲令終。不事急急翦除。而今亦不可復見焉。至以萬乘求爲匹夫。不得。此牧人所以不願爲君也。平王去舊京以下。謂晉自

遷江左而中原沒於鮮卑。劉裕平姚泓。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國恥甫雪。而篡弑已成也。薰獯鬻。史記五帝本紀作葷粥。周本紀作薰育。葷薰獯並通。峽蓋邾鄆。成王定鼎于邾鄆。今洛陽峽邾通也。晉五陵在洛陽。不敢顯言五陵。故曰雙陵。蓋亦以峻之二陵亂其辭。其實若除宣景文三王不數。則武惠二帝正雙陵耳。三趾乃曹魏受禪之祥。左太冲魏都賦。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注。延康元年。三趾烏見於郡國。裕受禪時。太史令亦陳符瑞天文數十事也。王子愛清吹以下。

則以子晉棄位學仙願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歎也。朱公練九齒閒居遺世紛乃遭亂世而思遐舉之心也。天容自永固謂天老容成與下彭殤爲對言富貴不如長生卽楚辭思遠遊之旨也。

責子

湯注舒儼宣侯雍份端佚通佟凡五人舒宜雍端通皆小名也或侯作僕佟作

俗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

筆阿舒已二八

湯本云一作十六

懶惰

湯本云一作放

故無匹阿

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

湯本云一作六

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

進杯中物

黃山谷曰觀靖節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愁歎見於詩耳又曰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于山川益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遣興可知也俗人便謂譏淵明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也馬大年曰五柳與子儼等疏曰汝等雖不同生

則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無庶
出。但前後嫡母耳。僕以責子詩考之。正自不然。
雍端皆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也。醒軒云。安知
雍端非雙生。

謝按顏誅先生居無
僕妾則醒軒說誠是

何焯曰。老夫耄矣。子又凡劣。北山愚公竟何人
哉。此責子所爲作也。又曰。人不學。安知忠孝爲
何事。陶士行後人遂爲原伯魯之子。此公所以
俯仰家國而感歎於天運如此也。又曰。國亡主
滅。何暇復恤子孫爲門戶計。故歸之天運也。
張廷玉曰。杜子美遣興詩云。陶潛避俗翁。未必

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獨山谷云。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余謂淵明襟懷曠達。高出塵壒之表。大抵諸郎皆中人。之資。期望甚切。稍不滿意。故遂作貶詞耳。況雍端甫十三。通子方九齡。過庭之訓。尙淺。可遽以不肖斷之耶。如世俗所論。則古人必皆作譽兒癖而後可也。

有會而作

并序

舊穀旣沒。新穀未登。頗爲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尙悠。爲患未已。登歲之功。旣不可殫。

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湯本云一作日

念飢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

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

肥。慙如亞九飯。吳注詩慙如調飢說苑子思居衛三旬九遇食謝按言常飢亦三旬

九飯之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湯本云一

作足悲。常善粥者心。深念從何校宣和本蒙袂非

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攸。本從何校宣和

作志固窮。夙所歸。何焯曰攸亦所也變文作對言

彼當以固窮。飯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李注趙泉山曰此篇述其

艱食之惊尤為酸楚老至更長飢是終身未嘗足食也

蜡日

李注蜡臘祭名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

花

湯本云一作葩

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

湯本云一作知

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此詩不知所謂未敢強解近時吳騫拜經樓詩話以為與述酒篇同意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感惜為歲之終喻典午運已告訖而宋祚方隆臣民已多附從不必更滋妨忌故曰無妨也梅柳夾門植梅喻君子柳喻小人夾門植謂參

錯朝宁。君子不能厲冰霜之操。小人則但知趨
炎附時。望風而靡。一條有佳花有者。猶言無有
乎爾。酒中適何多。裕以毒酒。一罌命張偉。酖帝
偉自飲之而卒。又令兵進藥而害之。言酒中之
陰計何多。我唱爾言。得謂裕倡其謀。而附姦黨
者衆也。章山有奇歌。山海經。鮮山又東三十里
曰章山。地理志。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
以爲內方山。按竟陵零陵皆楚地。故假竟陵之
山以寓意。猶述酒詩之用舜冢事也。淵明爲桓
公會孫。昔侃鎮荆楚。屢平寇難。勲在社稷。未能

明多少。謂若曹勿謂陰計之多。以時無英雄耳。使我祖若在。豈遂致神州陸沈乎。有奇歌蓋欲效采薇之意也。澍按吳說迂晦。恐未必然。姑識于此。以俟知者。